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北欧短篇小说名著

爱情的面包

上海三联书店

〔瑞典〕史特林堡 等著
胡适 等译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 北欧短篇小说名著 ◆

爱情的面包

〔瑞典〕史特林堡 等著 胡适 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的面包：北欧小说名著 / 胡适编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6005-3

I. ①爱… II. ①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北欧
IV. ①I5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084 号

爱情的面包

——北欧小说名著

著 者 / [瑞典] 史特林堡 等
译 者 / 胡 适 等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05-3 / I·1287
定 价 / 5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瑞典」史特林堡 等著 胡適 等譯

愛情的面包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出版

小引

北歐諸國原來的國民文學大都是些民謠以及依古來口碑所傳下來的英雄神話，後來受了德國的浪漫主義及法國的自然主義的浪潮所沖洗，北歐的文學家也模仿起來，漸漸躋上世界文壇。北歐是冰天雪地的世界，人民終年與峻烈的寒氣奮鬥，所以民性強悍，思想沉着冷酷，與南歐文學家的熱情奔放大異有趣。

愛情的麵包就是一篇冷酷的故事。牠裏面講有一對年輕愛人，因情熱而將結婚，最初他們的丈人很反對，因為他的女婿進益低微，不容易撫養妻子女兒，但丈人的理智不能說服青年們的熱情，青年們終於冒險結婚了。婚後的生活很是快樂，男人爲了愛護嬌妻，靠舉債來過舒服生活，一年以後就有了小孩子，負擔於是日重了。後來債主都四逼催索，終至破產，家具都換了主人。丈人趕來，把女兒和小孩子帶回家去，臨走時歎氣道：『總算我沒主意，把女兒借給少年人，過了一年，她把女兒還給我，毀壞了。』

——可惜人生在世不能夠吃不費錢的燒斑鳩和大紅莓，這真是可大恥的事！——作者在小說結束寫下這樣一句。這句話有什麼意思，讓讀者來思索、回答吧！

作者史特林堡的產生，使瑞典一躍而成爲世界文藝國之一，可想見他的文才的高深。他是一個

極敏捷能幹的人，是一個自然派的作家。他曾結婚三次都離婚，所以他的精神上受到莫大的痛苦。他的著作以結婚集最爲著名。

全世界兒童愛戴的童話作家安徒生是人所週知的偉大詩人。本書中所選的賣火柴的女兒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窺見作者心情的天真和愛人類的偉大同情。

挪威文學在世界文藝園地也很有地位，除了本書所選的哈姆生，還有一個世界著名戲劇家易卜生，哈姆生的生平在本書開首一篇已有較詳細的介紹，茲不贅，至於易卜生的戲曲，我國很早就有譯本頗多，其中的傀儡家庭對我國舊禮教上投下過一塊巨石。

魏爾哈倫及梅德林克在比國文壇上同享盛名，魏爾哈倫是詩人又是思想家，他的詩是由寫實轉到深奧，由苦悶轉到光明，由歌詠田園轉到街頭的叫喊與工場的騷動，他是二十世紀的詩人，他有豐富的想像力及銳敏的觀察力，所以他的詩是含有無限的生命力的。

梅德林克則是一個神祕的作家，他的名著是青鳥，也早有中譯本。他的思想對人世間的黑暗抱有漠然恐怖和陰鬱的豫感，在本書嬰兒殺戮中也有此種感染。

目次

生的叫喊	……(一)	挪威	……哈姆生原著	……古有成譯
西蒙生	……(七)	挪威	……安特塞原著	……古有成譯
賣火柴的女兒	……(四一)	丹麥	……安徒生原著	……周作人譯
愛情的麵包	……(四四)	瑞典	……史特林堡原著	……胡適譯
新袍子	……(五一)	瑞典	……柏格曼原著	……伍蠡甫譯
火燒城	……(六一)	瑞典	……蘇德堡原著	……許天缸譯
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	……(六六)	芬蘭	……哀禾原著	……周作人譯
父親在亞美利加	……(七七)	芬蘭	……亞勒吉阿原著	……魯迅譯
海的墳墓	……(八一)	荷蘭	……勃羅庫仁原著	……胡愈之譯
善終旅店	……(八三)	比國	……魏爾哈侖原著	……徐霞村譯
嬰兒殺戮	……(八八)	比國	……梅德林克原著	……戴望舒譯
孤獨者	……(九七)	比國	……皮思原著	……戴望舒譯

生的叫喊

哈姆生原著 古有成譯

哈姆生小傳

哈姆生 (K. Hamsun) 生於葛德布蘭德斯大林 (Gudbrandsdal) 却度其幼年時代及少年初期於諾德蘭 (Nordland)。他幾乎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但在夏天做一個牧童，他却得夢其所夢及大嚼於瘋狂地美麗的自來環境中，這種環境後來感發了他書裏的許多節段。在往美國作營利的嘗試失敗後，他回到挪威來，在奧斯羅 (Oslo) 找尋工作，找了幾個月都不幸失敗以後，結果產生了他的傑作 Hunger (1890)，這書馬上使他在斯干的納維亞的國家成爲著名。在這本書裏，和在 Mysterien 及 Pan 兩本長篇小說，愛情的牧歌 Victoria，以及劇詩 Munken Vendt 裏一樣，都有個同型式之變體的主角，浪漫的，任情的，又慷慨又自利的，是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局外人。這個主角後來再見於 Wanderers and The Last Joy，但如今卻老些，在人生舞臺上做個看戲者，而非演劇員了。Benoni, Rosa, 和 Segeloss Town 這三部長篇小說，都以諾德蘭爲背景，其敘述個體故事的，並不如把整個社會作廣袤的描繪的多，此中哈姆生既把他的幽默和他的強烈的表現腳色能力，充分表現了。從以上三本，他過渡到那本他的創作之極峯的書 Growth of the Soil (1917)，在這書裏，他取一個原始的個人，把他放於純樸，友誼的自然當中。這是讚美生產力的，因此上，加以其產生於歐戰之年，更鼓起全世界的熱誠，哈姆生得諾貝爾獎金即因此書。

哈姆生的聲名大概靠他的小說，但他也曾寫幾本戲劇和一本詩集 The Wild Chorus，這本詩很有抒情詩的美。

丹麥國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 裏頭的內港近旁下面，有一條街叫做域斯脫窩爾德 (Vester vold)，是一條比較新而荒涼的林蔭公路。那兒可以看見的房子不多，煤氣燈少，差不多總是沒有人走。就現在夏天來說，人們在那兒散步的也是罕見。

好，昨晚我卻在那條街碰了一件有些可以令人驚訝的事。

我已經在那邊上來往踱了幾回了，當是一個女人從對方向我跑來的時候，沒有旁的人們。可以望見。煤氣燈是點著了，但是街上還是黑暗的——這麼的黑暗，使我竟不能辨認那女人的面孔。一個晚上的尋常生物罷，我自己想，便過去了。

到了公路盡頭，我轉身跑回來。那女人也轉身來，我又碰見了她。她是等人罷，我想，我卻想看看她究竟是等什麼人了。我又過去了。

當我第三次碰見着她的時候，我捏捏我的帽子對她說話了。

『晚安，你是等人嗎？』

她慌張了。不——就是的——她是等人。

她反對我和她作伴直到她所等候的人到來的時候嗎？

不——她一點也不反對，她又感謝我。關於那層，她解釋說，她並不等人。她只是散散步——這裏是這麼清靜。

我們並肩散步，我們開始談及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我獻我的臂膀。

『謝謝你，不，』她說了，又搖搖頭。

這樣子散步，並沒有多大意味；我在暗裏並不能瞧見她。我擦著一枝火柴來看看是什麼時候了。我把火柴擎起，把她也望了望。

『九點半鐘，』我說。

她震顫了，彷彿她是在受凍。我捉住這個機會。

『你凍嗎？』我問。『我們隨便跑到那裏，喝些東西好不好？』迪窩麗 (Tivoli) 去罷，哪遜納爾 (National) 去罷。』

『但是，你不明白，我現在在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啦，』她答了。然後我纔第一次注意到她戴着一個很長的黑紗。

我向她道歉，責備使我錯誤的黑暗。她接受我的道歉的情形，卻馬上使我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尋常的晚上的遊蕩者了。

『你願挽我的臂膀嗎？』我又暗示了。『這可以使你暖一點呢。』她挽我的臂膀。

我們上上下下跑了幾轉。她請我再看看時候。

『是十點了，』我說。『你住在那裏呢？』

『在甘姆勒公際威 (Gamle Kongevei)』

我停着她。

『我可送你回去嗎？』我問。

『不大好，』她答。『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布刺德價德 (Bredgade)，可不是！』

『你怎麼知道呢？』我驚訝地問。

『哦，我知道你是誰個的，』她答。

一停。我們互挽着跑過許多條明亮的街道。她跑得快，她的長幔流在後面。

『我們快些的好，』她說。

到了甘姆勒公際威的她的門口，她轉身向我，彷彿感謝我護送她的好心。我替她開門，她便慢慢地進去。我以肩尖輕輕地刺着門，跟她進去。一進裏邊，她便緊握着我的手。我們都沒有說什麼話。

我們上了兩個樓梯，停止於三樓上。她自己開開了鎖的她的房門，然後打開第二個門，拉着我的手，引我進去。這大概是一個客廳，我能夠聽見一個時鐘在牆上索索作響。一進門內，那女人停了一會，便突然用兩

臂來抱我，震顫地，熱情地來吻我的嘴。正吻我的嘴。

『你請坐坐罷，』她提示說。『這裏是張沙發。我卻要去拿燈火來。』

她便燃着了一盞燈。

我四望驚訝而充滿着好奇心。我發見自己是在一個寬廣而布置得極爲妥當的客廳裏，廳有幾個半開的門通到旁邊的幾個房子。我總不能明白我所偶然碰着了的是那一種人。

『多麼美麗的一間房子！』我叫做。『你住在這裏嗎？』

『是的，這個是我的家，』她答。

『這個是你的家嗎？那麼，你是和令雙親共住了？』

『哦，不，』她笑了。『我是個老婦人呢，你可看見！』

他便脫去她的長幔和她的外套。

『哪——看罷！我告訴過你的是什麼呢！』她說了，又唐突地，像被不可控制的力量驅迫着般，用她的臂膀來擁抱我。

她許已經二十三歲了，在她右手上帶着一個約指，由此看來也許真地是一個有夫之婦了。美麗嗎？不，她臉有雀斑，差不多沒有眉毛。但是她周身有種活潑潑的生命，她的嘴又怪美麗的。

我要問她，她是什麼人，她的丈夫在那裏，要是她有丈夫的話，這個我進來了的是又是那個的房屋，但是其次次開口，她都緊抱着我，禁止我的發問。

『我的名字是愛爾倫 (Ellen)，』她解釋說。『你想什麼東西嗎？我要是按鈴，也真地不會吵擾任何人的。也許當其時你願進來這裏，寢室裏罷。』

我跑進寢室裏，從客廳射來的燈光，部份地照着牠。我瞧見兩張牀。愛爾倫按鈴叫酒，我聽見一個女僕帶酒入來，又出去了。一會以後，愛爾倫跟我進寢室來，但是她忽然停在門口。我向她跑前一步。她發出一種小小

的叫喊，同時跑向我來。

這是昨晚的事。

還有什麼事呢，啊，忍耐些！還很多呢！

今天早上天開始發亮的時候，我便醒來。天光爬入房裏帳幔的兩邊來。愛爾倫也醒了，笑迷迷地向着我。她的臂膀白色而軟滑，她的胸部非常隆起，我對她細語，她卻用她的嘴來蓋着我的，默默含情。天愈變愈光亮了。

再過兩句鐘，我卻起來了。愛爾倫也已起來，忙着在穿衣——她已穿上她的鞋了。然後我便經驗了一些事，這事就現在也還打擊我，像一個可怕的夢般。我正在洗臉。愛爾倫在鄰房不知有些什麼事，她開開房門時，我便轉過身來望進去。一陣冷風從鄰房的開着的窗，吹到我的身上，在房間的中央我恰能够看出是有一個死屍挺在一張檯上。一個死屍，一棺裝着，渾身縞素，有一把灰白色的鬚，一個男人的死屍。他的骨膝突起在壽被下，像瘋狂地握緊了的雙拳，他的臉卻黃白而可怖至極。在天大亮之下我能够瞧見一切東西。我轉過身去，一句話也不說。

當愛爾倫回來時，我是穿好了衣服，準備出去了。我幾乎不能夠應付她的擁抱了。她再穿上一些衣服；她要跟我下到街門口去，我便讓她來，仍然什麼也不說。在街門口，她緊貼着牆，爲的要不被人瞧見。

『好，再會，』她低語說。

『明天再來麼？』我問，部份的是要測驗她。

『不，不好明天。』

『爲什麼不好明天呢？』

『不要這麼多問罷，親愛的。我明天要赴一個葬禮，我的一個親戚死了。現在哪——你知道了。』
『但是後天呢？』

『好的，後天，在這裏門口，我來接你。再會！』
我去了。

她是誰呢？死屍是誰呢？握緊着拳，嘴角下垂的死屍——多麼可怖地滑稽喲！後天她將候我。我應當再去見她嗎？

我直跑到柏吝那咖啡店（Berlina Café）去，要了一本地方居民的姓名住址冊。我查看甘姆勒公祭廠的號數，那兒——卻找得了名字。我等了一會，晨報出來了。然後我敏捷地翻閱死亡宣布欄。自然不錯——那兒我也找着了她的，就在表上第一行，大號字：『我的丈夫，五十三歲，在久病以後的今天逝世。』這個宣告的日期是前天。

我坐了許久而沉思。

一個男人結婚。他的妻子是比他年輕三十歲。他得了一個纏綿的病。一個清平的日子他死了去。那年輕寡婦卻嘆了釋然的一口氣。

西蒙生

安特塞原著 古有成譯

安特塞小傳

安特塞 (S. Undset) 代表挪威文學的一個新理想主義，有些重回到舊標準去的新理想主義。在一個主張個人權利的時代以後，她的天才的慧眼，看出一種關於義務比關於權利更多話說的人生學說。她曾主張家庭神聖之說，並曾堅持一種需要犧牲和摯誠的結婚的理想。她的早期作品幾乎都有個奧斯羅的背景；她們描寫貧困的中等階級的生活，具同情的知識和驚人的藝術的完美。使她得到人們認識的書是 Jenny (1911)，在這書裏，她以勇敢的坦白論述一個年輕女子屈從她的愛情理想的問題，出事之地部份的在意大利，但女主角是屬於熟悉的奧斯羅環境的。

從她的父親，一個有名的考古學家，已故的英格哇爾德馬丁安特塞 (Ingvald Martin Undset) 那裏，安特塞遺傳上得有一種對於挪威歷史的興趣，她對於中世紀思想的情況的知識，曾被用為她的三部曲的長篇小說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基礎，該書在敘事的力量和寬廣上是挪威文學中無可比倫的。牠這三部曲曾被譯為 *The Bridal Vow*, *The Mistress of Husaby*, 和 *The Cross*。在斑駁陸離的十三世紀背景上，表示一個女人的一生，由女兒、情婦、妻子、和母親，最後直到死的寂寞。安特塞最近的作品是另一部大本的傳記小說，其時期是和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不遠。這便是 *Plav Audunsson*，牠色彩和動作都較少，但要是稍有不同，話便是對於靈魂有更深入的探討。在這兩本中世紀的長篇小說裏，基督教會對於個人生活總是有重要影響的。

西蒙生在門口停着一會，把他的舊而油膩的皮夾掏出，爲的要把他手裏拿着的證明書裝進去。但在他這樣做以前，他還把那張骯髒的紙攤開，再讀一過，雖則他已經能够把牠背誦了的話。

「安頓西蒙生 (Anton Simonson) 會做我們貨倉的夥計三年。在此期間，他已證明他自己爲一個謹

愿，清醒，勤勞的工人。

『黑舊列斯機器店 (The Hercules Machine Shops) 尼愛生 (N. Nielsen) 簽』

這個證明書——呸！——不會於他有多大幫助。願上帝降禍於他啣！——這樣咒詛那個經理也很便宜了他。他平常招呼顧客，滿口騙人的話——像關於船期一類的話，這些話他定然不是這麼不願說的。但當他要發一個證明書給一個可憐漢，使他可以順利些得到吃飯地方的時候——啊，那可不同了。是的，『但我大能夠寫明你的工作是完全滿意的。』那用鼻音講話的老傢伙說過了。但『清醒』字樣，無論如何，他已強他寫上去了。那是不在初稿內的。他——西蒙生——會堅說要他把那字放上去。『於我看來，西蒙生，』經理說過，『你幾乎天天無時沒有酒氣薰人啦。』但那層他曾對他自承過。『我時或喝過酒，這是真的，經理先生。』他曾說，『但那個我敢說你也會幹的，要是你要在那又濕又黏的貨倉裏整天挖掘的話。但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安頓·西蒙生曾在做工時候喝過酒。就稍微不能忍耐的時候也不會喝過。』好，聽了這話，那多言無實的老傢伙不得不屈從了，女書記不得不把證書寫過，加上『清醒』字樣。這樣便有了那字——就成現在的證書了！這並沒有多大價值，這是真的，更不好的便是他沒有好一點的證書來見人。

『當心啦，你這死傻瓜！』

西蒙生跳到一邊，跳向內裏有牆的地方。一輛載着鐵條的貨車，琅琅作聲，擺進門來。大馬發汽流汗，當他用全力把重載拉過門路的出入口的石橋的時候，車夫向他叫喊，但西蒙生不能聽見他所說的是什麼，因為他的聲音是沉沒在鐵條的琅琅喇喇聲中了。

他把證書放入，把皮夾塞入胸袋裏。他用敵意的眼睛怒視去了的貨車。車已停在貨倉前了，恰恰對着一個很大的起重機，機有滑車和鐵鏈，從一個暗穴裏突出，穴介於有窗柱的兩窗之間，窗在煙燻的紅磚的牆裏。馬的脅部蒸着白汽，他們身旁的毛都黏成小而濕的一把把。車夫並沒有用氈蓋好他們；他站着和別人說話。西蒙生扣好他冬天的外衣，這外衣是比較地新而完好的，挺起胸部，突出肚子來。在他內裏起了一種布